

Angels' Vo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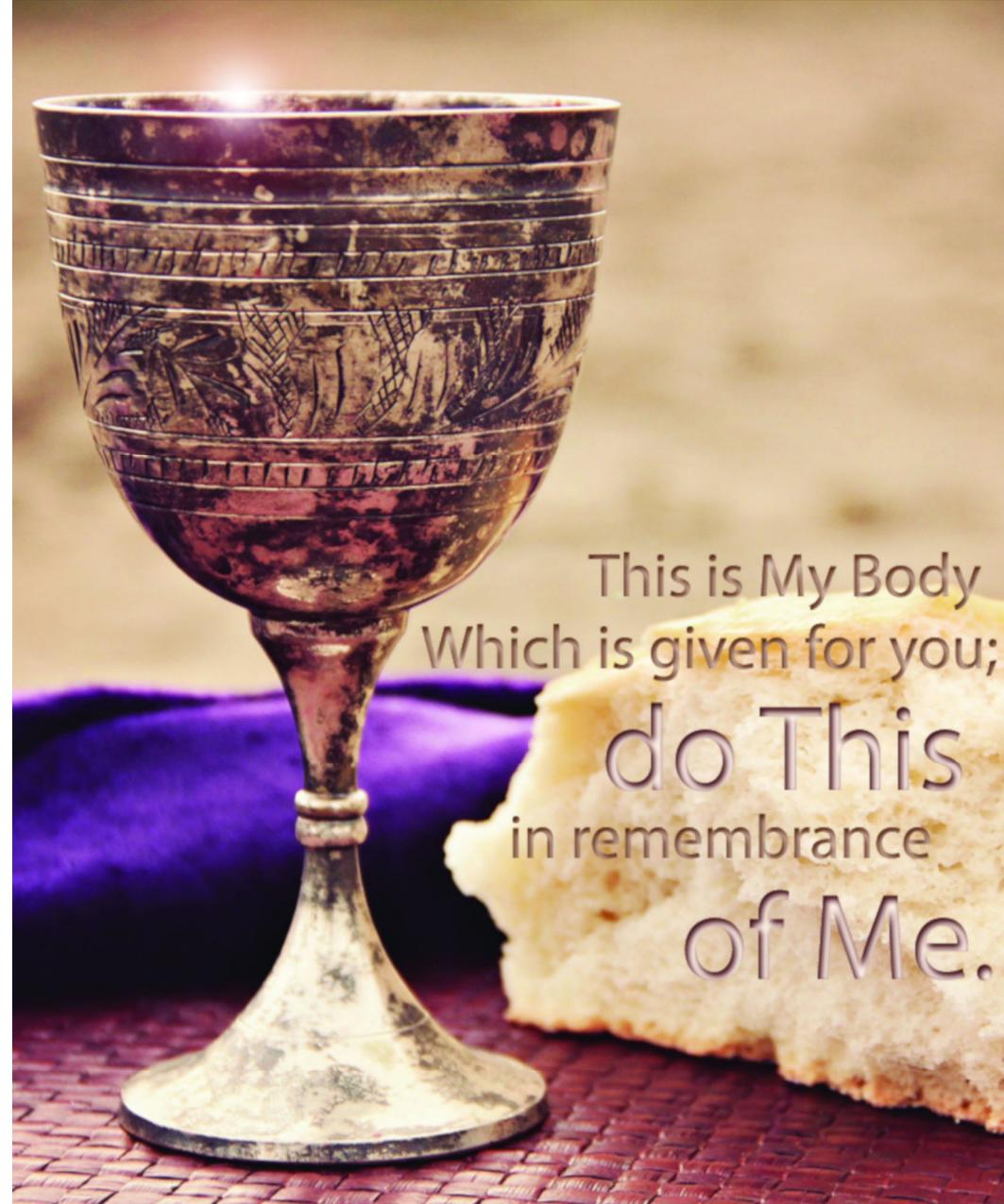
Chinese Catholic Monthly Newsletter No. 301, Jun. 2018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CITY OF INDUSTRY, CA
PERMIT NO. 4103

St. Elizabeth Ann Seton Church
1835 Larkvane Road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Return Service Requested

野聲

六月號



301

June 2018



本期目錄

靜心祈禱	李偉平神父	02
一生歲月	朱自成	05
我為什麼參加彌撒？	教宗方濟各	09
父親的心	葛寧意	11
寂靜之聲	李度	14
救恩之事	王慧敏	17
主賜我力量	周群	21
天主的祝福	林慧琪	23
靈修咖啡	白建清神父	25
Come, Have Breakfast	Lillian Sun	29

您想認識天主嗎？

您剛搬來這地區，您想參加教會嗎？

請和我們聯絡。更歡迎來教堂看看。

聯絡人：朱康民執事 (626) 964-3629 x 129

張磊弟兄 (626) 217-5451

彌撒時間：每週日下午三時三十分

地點：羅蘭崗聖依莉莎白天主堂

St. Elizabeth Ann Seton Church

1835 Larkvane Rd., Rowland Hts., CA 91748

天主教羅蘭崗華人教友團體發行

指導司鐸：李偉平神父、張錦泉神父

輪值編輯：王維禮

聯絡：陶秀雲

校對：蘇闊

封面設計：李芳宇、朱正暉

寄發：戴慕文、張彼得

印刷：陳建宇（異象印刷 Edinger Printing）

靜心祈禱

李偉平神父

去年底，身體一向孱弱的母親生重病，做了心臟手術後，又植入兩個起搏器以幫助心臟正常跳動。在國外近四年之久的我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平靜，決意回家探望年邁的母親。回家後，有幾次母親傷心地告訴我，手術後她把許多經文都忘了。我安慰她說，沒有關係，就念那些還記得的經文就可以了。

母親非常喜歡唱聖歌，看聖書，更喜歡念經。從記事起，母親每天起早貪黑的念經，除了早晚課經和玫瑰經之外，還有其它大量的經文，如聖母花冠經等。有時再累，母親也會撐著把經念完再去睡覺。那時，聖書很少，我常幫母親抄寫各種經文和聖書。小時候，我常去聖堂，或和母親在家一起念經，因此我從小就會背誦許多經文。十幾年前開始，我建議母親去聖堂拜聖體，母親便每天早上六點鐘去聖堂跪拜聖體一小時，之後參與彌撒。

念經是中國老一輩教友的傳統祈禱方式。這些經文言簡意賅，念起來朗朗上口。但這些經文都是文言文，意思比較難懂，對現代的年輕人來說已不適合。念經是口禱，倘若能口誦心維，自然很好。但念經者若不默思經文的意

思，只是習慣性地或「做功課式」的急急忙忙地念，甚至一邊做事一邊有口無心地唸，那麼念經便失去了祈禱的真正意義。

如今，教會不提倡用「念經」這兩個字，而是說「祈禱」。祈禱的內涵和深度遠比「念經」深刻。祈禱是與天主談話，聆聽天主。所以，祈禱是雙向的交流，需要安靜的心，不是自顧快速念一些已成文的經文而已。就像我們與朋友談話聊天時，不可能只是說一些早已編好的說辭，而應帶著情感隨心而動，隨智而說。所以，祈禱是用「心」與天主對話。耶穌也教導我們說，祈禱時不需要嘮嘮叨叨，而是像瑪利亞那樣靜靜地坐在主耶穌面前注視著他，聽他講話，與他談話。（參考：路十 38-42）

對忙碌的中青年教友來說，可能沒有太多時間念經，或者不會念許多經文，但我們應學會在日常生活中舉心向上，靜心祈禱。除了每日簡單的祈禱和參與主日彌撒之外，教友每週應抽出一個小時在靜默中祈禱或朝拜聖體。在寧靜中，讓自己操勞和浮躁的心恢復平靜，與主相遇；在寧靜中，反省自己過往的思言行為，並為之懺悔，或聆聽主的教導；在寧靜中，向主述說你的苦與樂，並獻上內心最真誠的祈求；或在寧靜中，感謝主的恩典，凝視上主的美善，敬拜讚美上主。依撒意亞先知書宣報說：「因為吾主

上主，以色列的聖者這樣說過：『你們的得救是在於歸依和安靜，你們的力量是在於寧靜和信賴』」（依三十 15）。可見，在寧靜中祈禱，與主交談是極其重要的。

在聖堂裡靜心祈禱或靜坐一個小時，對許多人來說是一種挑戰，他們渴望如此，但因為無法靜下心神，或因雜念不斷浮現，或因枯燥無味，而體會不到靜默祈禱的美妙，以至逃避或害怕安靜下來。對於初學靜心祈禱者來說，這是正常現象，但關鍵是要堅持，慢慢地你會進入祈禱的境界，享受靜默中與主相遇的甘飴。我們可以隨時隨地祈禱，但祈禱也需要不斷地操練，特別是對初學祈禱者來說。著名的「依納爵神操」（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Ignatius）和靜默祈禱更是如此。

在修院修道時，每天清晨六點鐘，所有修士都必須坐在聖堂裡靜心默想半個小時，剛開始時很難進入，雜念不斷，但堅持一段時間後，就會變得容易，也越來越喜歡這種默靜的祈禱。許多教友也分享說，當他們每天祈禱，會越來越愛祈禱，也能享受祈禱，但是，當他們越不祈禱，也就越不想祈禱，也越難靜下心來祈禱。

耶穌渴望存留在我們內，祂也邀請我們存留在祂內，這樣我們就會結更多平安、喜樂、良善、溫和、忍耐的果實。而存留在耶穌內的唯一途徑就是寧靜祈禱，與祂同在。

希望大家在繁忙的生活中能給天主時間，與主相約。我相信，祈禱的恩澤和天主的祝福必會讓你心滿意足。



祈禱是讚美；祈禱是祈求；祈禱是聆聽；
祈禱更是與天父的親密懇談

一生歲月

朱自成

年初返台探親，和好友相約主日去聖家堂做彌撒，之後去探望大學時的輔導—耶穌孝女會的陸佩芳修女。多年未返台，沒想到陸修女因骨癌病臥在床，但修女同意讓我們探視三分鐘。看到修女意識模糊，身處病痛，但仍祝福我們，並祈求天主保佑我們，不禁哽咽淚下。更沒想到的是隔週就傳來陸修女病逝的消息，當時的會面竟是最後一面，實是令人唏噓。

大學時的三位輔導神師馬天賜神父、丁松筠神父、陸佩芳修女，他們全是外籍神職人員，如今都已投奔天主的懷抱，他們的一生歲月都奉獻給台灣，許多學子都深受他

們的感召，進入社會後，所言所行，在不經意中都顯露出他們的影響。他們對教內外同學都持一樣的態度，關心學生的課業，更關心學生的生活。同學體會他們的關心，畢業後經常會回去探視他們，真可謂亦師亦友。台灣社會能感受到天主教的奉獻精神，他們的犧牲功不可沒。

此次返台也曾繞行嘉義，回到兒時難忘的民權路聖若望天主堂，看到小時候眼中的大教堂，如今感覺好小，真不知當年如何容下那麼許多的教友。兒時的本堂神父是苗懷竹神父，有一次神父說，大家接受美援那麼久了，今年冬令救濟，希望我們自己教友能將不用的衣物捐獻出來。大家反應熱烈，我看到衣物堆積如山，非常感佩神父的說服力，但沒有想到神父在證道時卻說，捐獻的衣物中有許多破爛衣服，還有許多的缺少鈕扣或拉鍊，這些衣物我們是要送給需要的人，他們不是乞丐，他們是我們的兄弟，我們應當把這些人都看成是耶穌。如果耶穌在受凍，你會拿一件破衣服給耶穌穿嗎？請大家把捐的衣服拿回去，好好洗乾淨，整理好，再拿來當成送給耶穌的禮物。

當時我的年紀雖小，但這件事使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這也是我第一次了解奉獻的意義。

從大陸撤退到台，許多神父修女也隨同國民黨政府赴台，其後許多神職人員也被迫離開大陸，自此共產黨政府

拉上鐵幕，不准天主教進入傳教，外籍傳教人員全部轉往台灣。而當時台灣處於小農社會，百業待興，整體來說，大家都窮，也沒有什麼娛樂，天主教藉著美援和文化空窗期，發展迅速，一九四九年全台灣天主教教友估算約有一萬三千人，到一九六九年教友約有三十萬五千餘人，這實在是台灣天主教在福音傳播上的一大奇蹟（瞿海源：台灣宗教變遷的社會政治分析，桂冠出版社，1997，210-212頁）。

我在一九七二年從嘉義負笈北上求學，台灣從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經濟開始起飛，工業發展突飛猛進，台灣進入「台灣錢淹腳目」的時代，社會也走上都市化和物質化。而許多戰後嬰兒潮教友，此時也都從各地湧向台北，離開教會，淹沒在都市的人潮裡。也因此有許多台灣來美移民，一聊天原來小時候都曾領洗，後來或現在都不再進堂了。

因此，台灣天主教會從七〇年代開始走下坡，教友人數從趨緩到急遽下降，這不是神職人員和教友宣教不力，而是政治、經濟和社會道德影響力衰退等複雜因素的影響所造成，加上都市化的過程中，離鄉的天主教徒喪失原有的社群網絡，又沒有融入都市堂區，更兼之後來台灣本土意識興起，使天主教在台灣社會發展更加困難。（Richard

Madsen：台灣天主教會的成長與衰退，台灣學誌，2010年10月）

台灣天主教蓬勃發展時，神職人員和教友相處融洽，許多教友不論是在靈修或生活上都深受影響，也感恩神職人員對台灣社會的奉獻。在我個人的成長歷程裡，在教會內的人格陶成，對我個人而言，也是獲益匪淺，同時也是成長裡相當重要的經驗，而許多同儕教友可能也和我有一樣的經驗。

在此感嘆神父修女凋零和教會衰退的同時，也不禁要問，天主到底希望地上教會如何發展？我們世俗人在奔往天上教會之前，要如何協助地上教會發展？天主在乎世間教友的人數嗎？天主也需要福傳業績嗎？

許多人批評天主教在福傳上太過軟弱，但是看到台灣社會趨近崇拜功利偶像，在心靈空虛時只願以「迷信」來麻醉自己，我倒是寧願看到天主教的保守和堅持。然而無論如何，台灣天主教沒落是一個事實，我們固然能以「工業化趨勢」來安慰自己，但我們能夠做的，應當是更反省我們自己的信仰，我們和天主的關係到底築基在什麼上面，我們除了追求功利之外，有沒有為我們的靈性生活多盡一點心意。

我為什麼參加彌撒？

教宗方濟各

~~~~~  
我們如何參與感恩祭？我們去參與主日彌撒時，是如何度過的？這只是一個節日？一個固有的傳統？一個找回或感到心安理得的機會？或者還有更深刻的意義？有一些非常具體的跡象，能顯出我們參與感恩祭的狀況，這些跡象會告訴我們自己是否善度感恩祭，或者有些不妥之處。

第一個跡象是「我們看待他人的方式」。在感恩祭中，基督重行祂在十字架上的祭獻。祂的一生都是為愛而徹底奉獻自己，因此，祂喜歡與門徒和群眾在一起，能夠了解他們。這意味著祂分享他們的渴望、他們的困難，以及影響他們心靈和生活的事情。

當我們參與彌撒聖祭時，我們會遇到各式各樣的人，青年、老人和兒童，窮人和富人，本地人和外鄉人，有家人陪同的和獨自一人的……。然而，我參與感恩祭，是否讓我覺得他們的確是我的弟兄姐妹？是否讓我更有能力與樂者同樂、與憂者同憂？是否推動我去關懷窮人、病人和受排斥者？是否幫助我從他們身上認出耶穌的面容？我們去參與彌撒，是因為我們愛耶穌，而且願意在感恩祭中分

享他的苦難和復活。但是，我們是否按照耶穌的意願，去愛那些需要幫助的弟兄姐妹呢？

例如：這幾天我們在羅馬看到許多社會問題，或者因為對整個地區造成巨大損失的降雨，或者因為全球金融危機而引發的失業。我問自己，我們每個人都問自己：我這個去參與彌撒的人是如何對待這問題的？我盡心盡力幫助、關懷有這困難的人，為他們祈禱嗎？或者我有點不在乎？也許我熱衷於閒聊：你看那女人是如何打扮的，或那男人身上穿什麼？……有時在彌撒結束後是否有這種情況？有的。可是不該這樣做！我們必須為有需要、患病及有難處的弟兄姐妹們操心。我們想到今天在羅馬處境困難的這些弟兄姐妹，他們被連綿的陰雨和雨水造成的災難所困擾，還有社會上的工作問題，讓我們請求耶穌，我們在感恩聖事中領受的這個耶穌，幫助我們向他們伸出援手。

第二個跡象非常重要，是「感到蒙赦免和準備寬恕」的恩寵。有時候人們會問：「為什麼要去聖堂？我看到經常參與彌撒聖祭的人和其他人一樣都是罪人。」多少次我們聽到這樣的話。事實上，誰參與彌撒，並不是因為他自認為或願意顯示自己比他人更好，而是因為他承認自己始終需要被天主的仁愛所接納和再造。

若我們每個人不覺得自己是需要天主仁慈的人，不覺得自己是罪人，那最好就不要去參與彌撒！我們去參與彌撒，因為我們是罪人，願意接納耶穌的寬恕，參與祂的救恩行動，祂的寬恕。我們在彌撒開始時念的《悔罪經》不是「流於形式」，而是真實的懺悔！我是罪人，承認過失。彌撒是如此開始的。

我們切不可忘記，耶穌的最後晚餐發生在「祂被交付的那一夜」（格前十一 23）。我們每次聚集一起舉行感恩祭時，基督為赦免我們的罪，藉著我們所奉獻的麵餅和葡萄酒，再一次祭獻他的身體和血。我們應該像罪人那樣謙卑地參與彌撒，上主會使我們與祂重歸於好。（取自梵蒂岡電台 2/12/2014）



## 父親的心

葛寧意

母親節早上，孩子的爸爸載我往機場的路上，送我搭飛機去台灣陪伴父親一個月。我父親一向不習慣美國生活，自從母親二年前去世，他便獨自留在台北，雖然有全

時看護陪伴，但心裡必然孤單寂寞。身為獨生子女的我，只能儘可能多回去陪伴他。

我童年時，母親因為工作單位離家遠，每日早出晚歸，而我們住在屬於父親服務的空軍眷舍，父親不單包辦全部家務，還負責接送我去裸母家。我最最早的記憶就是爸爸中午把我從半日幼稚園接回家，陪我睡午覺，等我睡著才回去上班。而我每睡醒時，總要迷糊的喊兩聲「媽！」，才會回神清醒。父親經常說起當年他抱著我走長長的一段路，去公路局車站等母親下車。這些事我卻完全沒有印象了。

父親近年來腦部退化，新近貼身的事漸漸無法接收處理，反倒是遠久的人事物依然清楚。他可能想不起今天早上我們去門診看了哪位醫生，卻記得「教我如何不想她」的作者是趙元任。他會猛然問我讀哪一所高中，哪一間大學，卻不忘板橋林家花園的庭院與磚樓....。我想，人的腦袋會老化萎縮，但那些刻在心上的生命故事卻未消褪。

舊約依撒意亞書裡，先知把熙雍描述成一個被遺棄的婦人：「上主離棄了我，吾主忘掉了我。」而上主的斷語安慰她說「婦女豈能忘掉自己的乳嬰？初為人母的，豈能忘掉親生的兒子？縱然她們能忘掉，我也不能忘掉你啊？」「看哪！我已把你刻在我的手掌上，建築你的工人急速動

工，那毀滅你和破壞你的，要離你遠去」（依四九 14-17）。當我們變老了，曾經一心汲汲的學歷、職位與榮譽都無關緊要，真正在乎與得安慰的是家人的關愛和身心的平安。尤其對基督徒來說，確信自己是朝永生天父的方向前行。

依撒意亞這段話正鼓勵了我，不僅與爸爸分享這段經文，也在祈禱中提醒自己，我們的名字已經刻在天父的掌上，祂沒有忘掉我，我常在祂眼前，祂在動工，魔鬼要遠去。

在候機室裡，手機不時傳來朋友互相祝福母親節快樂的信息。而此時此刻的我，卻極想祝福生我養我的爸爸；還有那位鼓勵我經常回娘家，自己父兼母職的我兩個孩子的爸爸。你們真偉大！

當然也要向天上的天父阿爸說「父親節快樂！」



## 寂靜之聲

李度

寂靜，按字典解釋，就是沒有聲音的意思，但寂靜之聲又從何而來，這不是矛盾嗎？美國知名民謠歌手賽門和葛芬柯，於一九六五年推出新曲，曲名就叫做「寂靜之聲」（Sound of Silence，或譯沉默之聲），後來做為電影「畢業者」的主題曲。有評論認為，這是歌手抗議現代科技帶給世界虛假的光明，卻惹得人們對它頂禮膜拜，人們例行公事地生活著，言而無意，唱而無心；自以為是地生活的人們，是否也應該更真實地看看這個世界，聽聽寂靜中的聲音？

靜中為什麼有聲音呢？或者應該這麼問：寂靜中有什麼聲音呢？

小時候參加避靜，當時是不准講話的，雖然只是小學生，我也搞不清楚「不講話」為的是什麼，但是我非常喜歡那個氛圍，覺得一天不講話實在是一種「高級享受」。可惜年歲漸長，天主教規矩變「寬鬆」了，以後避靜再沒有不准講話了。而在現代吵雜的社會中，一天不講話可能要被視為「宅」了。

後來進了大學，反而是在祈禱時經文減少了，靜默的時間加長了。一位芬蘭的正教作家指出，當我們在祈禱時，一定要保持靜默，雖然在祈禱時保持靜默非常困難，但靜默至關重要，因為靜默不僅指消極的暫時不說話，靜默更有積極的意義，就是一種專注警醒的態度，一種醒寤的態度，更重要的是，靜默是一種聆聽的態度，靜修能讓我們內心處於安寧與靜默；此時，我們可以聽到祈禱的聲音，這不是我們自己的聲音，而是另一位向我們說話的聲音。這是我第一次知道，在寂靜處能聽到聲音。

有一次我讀聖經，念到列王紀上第十九章十一至十二節，當時先知厄里亞害怕國王追殺，逃亡躲到一個山洞裡，「上主正從那裡經過，在上主前面，暴風大作，裂山碎石，但是，上主卻不在風暴中；風以後有地震，但是上主亦不在地震中；地震以後有烈火，但是上主仍不在火中；烈火以後，有輕微細弱的風聲。」有的釋經認為，輕微細弱的風聲就是「寂靜之聲」，原來天主就在「寂靜之聲」中。

這是我再一次知道，天主就在「寂靜之聲」中。

我們如同厄里亞一樣，面對天主時怯懼不前；我們如同猶太人一樣，總以為天主會在火焰中，天主會在暴風中，天主會藉著大自然大發神威。時至今日，我們就如歌曲「寂靜之聲」中的人們一樣，依然盲目崇拜科技，迷戀世俗；

這首歌已經傳唱五十年了，我們有回頭真正看看我們的世界嗎？我們有靜默片刻，嘗試去聽聽「寂靜之聲」嗎？

第二聖殿時代，當瑪加伯起義時，猶太人厄色尼派逃亡到沙漠，組織了一個新盟約團體，強調在祈禱和默觀中等待默西亞的來臨。後來以至到現今，沙漠中仍有許多苦修會，他們認為，只有靜默祈禱，才能體會到天主臨在；只有在靜寂之中，才能聽到天主的聲音。

在佛學辭典中，對寂靜的解釋是：脫離一切之煩惱叫做寂，杜絕一切之苦患叫做靜，寂靜即涅槃的道理。涅槃的境界，滅一切生死之苦，無為安樂，故涅槃是寂靜的。佛家十分崇拜寂靜，一生修習的目標就是「寂靜」。

在拜占庭的禮儀開始時，所有預先準備工作已經完成，就等著感恩祭開始，此時，輔祭走向主祭，對他說：「這是上主行動的時刻」。不僅在感恩祭中如此，在所有的祈禱中，不論是團體祈禱還是私人祈禱，都是如此。在祈禱中，主動的不是人，而是另一位——天主。

祈禱是天主的事，是祂在我們內工作；祈禱是停止我們的工作，進入天主的行動之中；祈禱時我們不必過多著墨我們的工作，只要保持靜默，讓祈禱自發地從心中流出，我們只要用心聆聽天主無言的聲音，「寂靜之聲」，就行了。

# 救恩之事

王慧敏

~~~~~  
許多年來我一直盼望著哥哥能接受天主教信仰。我哥與我的公婆都住在高雄，每次與哥哥見面，我就會送他一些有關信仰的書，包括我自己的創作和譯作，他都一一閱讀。可是當我邀請他受洗時，他就有各種奇怪的托辭，例如「要等陳水扁下台再說」，或者「不用急，上帝與我早有默契」等等。有時候談到永生的重要性，他臉上會掠過一絲嘲諷，我也只能為他禱告。

二零零七年婆婆去世以後，我們每年都回台灣探望公公。每次見到哥哥，我繼續福傳，他照例推拖。二零一五年底公公也去世了，那時候哥哥剛經過胃癌開刀，情況令人擔憂。我去玫瑰堂望平日彌撒，和當時的副本堂斐神父談及此事，神父熱心地表示，如果哥哥願意，他可以去他家中為他付洗。我把這好消息告知哥哥，他卻一口回絕。理由是，受了洗，主日就得去望彌撒，而他不想履行這個義務。但是他答應等我再次回台灣的時候會領洗。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我們再度回台。哥哥見到我時很激動，他身體的狀況堪稱穩定，但明顯地蒼老了許多，完全失去了聽力，帶著助聽器仍然聽不見，行動遲緩，失憶

得很厲害，不斷問我有没有小孩，小孩幾歲了，重覆又重覆。這情形令我覺得不太有希望再與他談救恩之事。哥哥已經九十歲了，這次見面，也許是他最後的皈依機會，如果不能把握，他還有可能接受耶穌為救主嗎？

週六晚間去他家中拜訪，我對嫂嫂說，哥哥如果受洗，以他目前的狀況，並沒有每主日必須望彌撒的義務。嫂子說若真是如此，倒有些可能性，並且她認為夫妻兩人最好有共同信仰，主動提議第二天和我們一起去望彌撒，一探究竟。嫂嫂比哥哥年輕了二十歲，體力仍好，她還同意下週二晚上隨我去慕道班看看。

第一次走進天主堂的嫂嫂，不斷讚嘆著玫瑰堂的美麗。彌撒後，本堂林神父注意到新面孔，特別過來親切招呼。我們閒聊了一會兒，相約星期二晚上慕道班再見。

嫂嫂來自一個民間信仰的家庭，星期二一大早，她來電話說感到非常糾結，覺得接近天主教是在背叛她已故的父母，決定打退堂鼓，不去慕道班了，我好說歹說，她總算勉強同意出席。

那個慕道班已經快要結業，學員們將在聖誕夜受洗。林神父正在講解以色列十二支派，由於嫂嫂的參與，神父特別用前十分鐘簡單介紹了天主教的基本信仰。神父將舊約故事敘述得非常精彩，但是我知道，那些翻譯的人名，

和南北國分裂的事蹟，對於初次接觸基督宗教的人來說，必然是一頭霧水。

週六中午，我們邀請在高雄的親戚們聚餐，嫂嫂見到我的第一句話是：「我們與天主教沒有緣份，從此再也不去了。」我心想：「事情沒有那麼簡單」，便向餐館要了一小疊白紙，坐在哥哥身旁，一面吃飯，一面與他筆談。我先提醒他兩年前的承諾——等我再次回台灣時會受洗，他立即否認得乾乾淨淨，說他絕無可能說過這種話。我再次向他解釋了信經中的基本信理，告訴他，如果受洗成為天主教徒，因著他身體的限制，不必每星期天去參加彌撒，而洗禮能夠帶給他平安、喜樂、赦罪、祝福、保佑、天堂，和永恆的生命，全是益處，沒有絲毫損失，這麼好的事，為什麼會不想要？他思索了片刻，說他並沒有不想要，只是沒有說想要。

我就問他，既然如此，要不要趁我還在台灣的時候，替他安排洗禮？他又想了一會兒，在紙上寫下“OK”。我喜出望外，立即將這張紙傳閱全桌，以眾人為證。

但是我嫂嫂心中仍有許多障礙，越接近事成，阻力越大，那是一場很明顯的屬靈爭戰，我電郵許多位教會朋友，請她們一起為哥哥能夠順利領洗代禱。幾番拉鋸之後，終於和神父講定，在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三早上十

點，為我哥付洗。神父為哥哥取聖名若瑟，由外子做代父，幾位才結識不久的玫瑰堂教友都來參加。神父在聖事進行中提問題時，我把在紙上寫好的答案舉起來給哥哥看，他不斷用英文回答：「yes, yes」，整個過程美好順利，主恩滿溢。多年來為哥哥撒種、澆溉的福傳長跑終於得著收成。

哥哥領洗後非常喜樂，嫂嫂也跟著高興。一位新結識的玫瑰堂姊妹答應日後陪伴我嫂嫂參加新慕道班。一人得救，全家都有機會得救，一切事天主都有安排。

這個經驗再次提醒我，天國是以猛力奪取的，關於助人得救之事，我們要永不放棄。感謝天主宏恩，在哥哥人生向晚的時刻，贏得了他徘徊於邊界線上的靈魂，改變了他永恆的去向。一切光榮歸於主耶穌，從今時直到永遠。阿門！



主賜我力量

周群

~~~~~  
很榮幸在今年復活節接受了終身難忘的聖洗，正式成為主的兒女，重新開始主內的新生活。

自去年九月份開始，我就一直參加慕道班的學習，半年多來最大的感觸就是「感動、感恩」。每週神父、執事和各位老師們都精心準備，用心講課，讓我受益匪淺。他們對天主的熱愛與景仰令我印象深刻。每次分享天主聖言領受天主的愛，都愈加堅定我跟隨天主的決心。感謝符大哥、金潤姐對慕道班全心全意的付出，以及代母杜珩姐一路的陪伴和無微不至的關懷。

還清晰記得，去年七月剛來美國，一切從零開始，語言的不適應、找房子、給孩子找學校，處處碰壁，讓我極度焦慮，時常懷疑自己移民的決定是否正確。還好，家鄉的長輩讓我們好好祈禱，他們也每天為我們祈禱，求天主賜給我們勇氣、信心和力量，勇敢面對新環境的各種困難和挑戰，同時意識到自己需要重新學習，更要全心依靠天主，相信天主會給我們最好的安排。

透過教會兄弟姐妹們的幫助，生活慢慢穩定下來，現在既有小家庭的溫馨，又有教會大家庭的溫暖，非常知足了，

感恩天主的一路護佑，知道自己的能力是那麼有限，自身多麼渺小軟弱，只有信靠天主，相信祈禱的力量。

自從認識天主，一直被天主的慈愛和寬容所感化，為人處事也漸漸發生了轉變。在教育兒女的事情上，以前總是和孩子發脾氣，現在多了相互理解，在新環境裡，我們更需要互相鼓勵支持。以往在和朋友的相處中，有點小分歧卻不願意主動求和，現在能認識到自己的許多不足，要以愛人如己的態度寬容對待朋友。在信仰的道路上，我才剛剛起步，需要多體會學習，使信德成長堅固。

經過洗禮，可以在彌撒中領受基督的聖體，向神父告解，聆聽勸勉接受補贖，教會的聖事和禮儀使我感受天主的恩寵和護佑時刻與我同在。在追隨主耶穌基督福傳的道路上，我也非常願意盡我之所能，跟隨天主，「不斷祈禱，事事感謝，常常喜樂」，把主耶穌的福音傳給身邊的朋友，讓大家都平安喜樂，得永生。

最後藉一首歌《我是主羊》的歌詞：「青草地，溪水旁，黃昏時，有主與我同行。黑暗夜，路崎嶇，一步一步隨主行」來表達我對天主的愛與景仰。謝謝神父和各位兄弟姐妹們！



# 天主的祝福

林慧琪

~~~~~  
三從四德，相夫教子，傳統又現代，在這個時代已難得找到的一位女士，正是我的婆婆——陳伍素緻女士。婆婆出生於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四日，廣東省台山縣沖蔓源安里人。

她小時候因為父親在美國打天下，所以她和母親及弟弟相依為命。她是性情中人，孝順能幹，是父母親的掌上明珠，是被天主和父母祝福的好女兒。當適婚年齡時嫁給門當戶對的英俊才子陳仕元先生，婚後生活美滿，相繼生下八個兒子，所以婆婆從此將她的夫君當成了她的天，孩子成了她的世界，一生把家庭看為第一。

孩子嗷嗷待哺的時候，她沒有機會在美國的學校學習英文，便和美國鄰居來往密切，和睦相處，聰明的她一面照顧家中大小三代，一面學習用英文和鄰居溝通。

婆婆努力學習新文化，又不忘中國傳統。她順從上一代的公婆，輔佐在僑界活躍的夫君，更要注意八個男孩在兩極不同的文化中如何保持平衡。她的公婆稱讚她是吃苦耐勞的好媳婦。八個兒子長大後有的成為工程師，有的成為成功的房地產投資者、會計師或是藥劑師，沒有一個養

成不良的嗜好，各個重視家庭，這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養育工夫，非常難能可貴。

又如西方人一樣，她並不要求兒媳婦們依照中國人的習慣，非得端茶倒水。婆婆是我在婚姻生活成長中學習的好榜樣、好老師，否則我會成為一個不知道如何在婚姻生活中生存的小女人。

在最小的八弟成長期間，婆婆同時為了這大家庭的生活，挑起輔助夫君事業的責任。平時白天和夫君上班打拼一切，回家後沒得一點自己的時間，仍要教導孩子們新舊交替的思想觀念，週末還得陪夫君應酬。直到現在，仍然繼續為兒子們教導再下一代的孫輩如何做好中國人。我公公看著婆婆的愛心和辛勞，總說她是「一世妻子，二世母親。」如今婆婆已經八十七歲了，還是精力充沛，自己照顧自己。她有一打的內外孫，兩個重孫，又是「至孝篤親公所」的婦女部主任，生活實在充實。

中國人的婚姻是兩個家族和兩代人，甚至好幾代人的結合。一般的人為了工作順利、成功，至少用上十五年的時間，學習和進修。更多的中國人在事業上愈來愈成功，更多的女人也是愈來愈優秀，但是對於維護健康婚姻的知識與思想，卻多分不出點時間來教育學習。設想，如果不是在家有個好婆婆、好榜樣，我早就被婚姻學校給開除了。

假如說，我是婚姻學校中的初中畢業生，那我婆婆早就得到婚姻大學的博士了。上一代的女人在做妻子、做婆婆、做母親時所有的含忍、接納、順從、謙遜、溫和……等等美德，實在是我需要再進修的課程呀！不過，在家有個可以學習的成功婆婆，可也是有福氣，和蒙天主祝福的了！

在這康乃馨花朵盛開的季節，祝福天下所有的婆婆、媳婦們，都經常感謝，恩受天主的祝福！



靈修咖啡

白建清神父

「那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他就結許多的果實，因為離了我，你們什麼也不能作。」（若十五 1-8）
主耶穌基督用當時人非常熟悉的生活經驗解釋天人之間的關係。

人，只有回歸了天主，生命才會有活力。離開了葡萄樹，枝條只有死路一條。

在聖事上，我們存在性地屬於主耶穌基督。任何人無法否定和破壞。在團體上我們屬於教會——耶穌基督的奧體。在教會內，每人依照自己的蒙召而擔當不同的責任。在言行上我們說主耶穌的話，做祂的事。

基督宗教的超越和獨特處在於所有信仰耶穌基督的人，都和天主子耶穌基督「彼此從屬」、「生命融會」。

多結果實是我們基督徒的基本責任，最有效且最簡單的多結果實的方法是「住在主內」。

從三個方面努力結更多的果實：首先，在家庭和團體中結出愛德的果實。其次，在社會生活中將主耶穌和祂的精神帶給周圍的人。第三，幫助他人成為主耶穌基督的門徒。

主耶穌基督，感謝您將生命賜給我們，並和我們建立親密的關係。請幫助我們在祂內每天結出愛德的果實。阿門！



「我將平安留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若十四 27-31)

復活的主耶穌賜給我們的第一個禮物就是「平安」。

每個人和團體都渴望平安，所有的嫉妒和暴力都是因為人心缺少平安。平安却不只是穩定和諧，平安是心有所屬。心安茅屋穩，性靜菜根香。

天主耶穌基督就是我們人和整個世界的平安。

聖若瑟——聖家之長、勞工主保，在流言和勞苦中充滿平安和喜樂，他和天主每天在一起。

瑪利亞——天主耶穌的母親，有了耶穌，平安就是她的全部生活。

聖母月就是師法瑪利亞，接受主耶穌和祂的平安，並將主的平安帶給我們的家人、朋友和整個社會。

因著主耶穌基督，基督徒就是世界的平安。

主耶穌，感謝祢將平安賜給了我們。請幫助我們師法聖母瑪利亞和大聖若瑟，將平安帶給身邊的每個人。阿門！



文字福傳《野聲》是聯繫感情、激勵信仰的工具，

也是介紹團體，報告新知，分享見證的園地。本刊竭誠歡迎同道投稿，並廣為傳閱。我們除將各期《野聲》上傳本教會新設網址欄目，我們也很樂意將《野聲》當成一份禮物，寄達各位的手中。敬請同意編輯得作必要的修改，並統一採正體字。

來稿請註明：For Chinese Angels' Voice

野聲捐款謝啟



吳張豐美	100 元	朱素坤	50 元
章桐君	60 元	Rosario Ang	100 元
無名氏	40 元	方薇	200 元
Raymond Lau & Theresa Lau			25 元

【野聲】捐款支票抬頭請寫：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or CCC)

請註明「野聲捐款」

信封請寫：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of SEAS

Attn: Deacon Peter Chu

郵寄地址：1835 Larkvane Road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電郵地址：angelsvoiceaccount@gmail.com

教會網址：www.catholicchinese.org

Come, Have Breakfast

Lillian Sun

Over the Easter season, one of my favorite readings has been John 21:1–14. This passage marks the third appearance of Jesus to his disciples after his resurrection from the dead. He has already appeared to the disciples twice. Once during Pentecost and the other appearance occurred also in that same locked room. Jesus clearly made himself known to his old companions. Jesus also commissioned them to go out, “Peace be with you. As the Father has sent me, so I send you” (John 20:20). However, after all the prep work, the clear instructions, and the breathing of the Advocate, Jesus re-appears to his disciples and where does he find them? Fishing. Back to their old ways, their “pre-Jesus” lifestyle.

I resonated with the disciples here, particularly after a big life transition. After my time at L’Arche, living with adults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I was made a big move. I returned to my hometown, entered back to school as a grad student, and reintegrated back into society. I felt a lot like the disciples: unsure of my transformation and returned to my old ways. Though I wanted to hold onto the values I lived out at L’Arche—simplicity, empathy, mutuality—I was unsure of how to live out those values without my community. My time in community transformed my being in the same ways the disciples have been transformed by time with Jesus. But transitions bring change and I often found myself distraught, feeling like I lost a part of myself when I moved. I did not know how much those values have grown roots into my being. I was returned to my “pre-L’Arche” lifestyle as a changed person, unsure of my life.

Reading this passage, I took comfort in the manner Jesus re-appeared. He did not chastise the disciples for fishing after being sent out to spread the Good News. He did not ask the

disciples why they have lost sight of their mission. He did not lecture or tell the disciples they were not doing enough. There is no disappointment in how Jesus approaches them. I realized these were some of my own anxieties and fears of returning to my old ways, forgetting how I have been changed and transformed.

Instead, Jesus said to them, “Come, have breakfast” (John 21:12). He nourished his disciples. He took bread and fish and gave it to his disciples to eat. As I contemplated this passage during my transition, I found myself among the disciples being fed by Jesus. I was touched that after all the incredible miracles, growth, life-changing lessons that the disciples encountered during Jesus’ ministry, they needed to be fed once more. This act of communion was the nourishment they needed before beginning their own ministries. I found rest and freedom from the anxieties I was holding onto. I knew that Jesus would make his presence and guidance known as I transitioned from community to life on my own. He would be there to nourish me as well.

Now, a year after my move, this passage has been one that has reappeared when I most needed the reminder that I am not on my own. When I have felt lost in life, Jesus has guided me back to find grounded-ness. I trust that as my life continues down this uncertain road, Jesus is there to feed my soul as continual reminders of how I have been transformed.

